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錄三

卷三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三

冬日記

心天君也學人識心猶仕人覲君日近淸光人爵最貴識心親切天爵斯隆古人學問百倍其功皆爲求識其心而設識心之後雖有工夫然大段不費力矣後儒識心尚疎事心徒密所事之心乃意念耳豈眞心哉若是眞心即天也君我者也天則無聲無臭至神至明君則至尊無對豈由爾操持而後存耶意念既妄操持亦妄以妄事妄而不覺也悲夫

心最難識從古大聖人並無明訓虛靈二字頗爲近之亦不過文義耳而心豈虛靈二字哉易曰洗心以藏於密豈經曰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學者玩味二經之言自當有得

赤子下胎便知愛身人之性靈悉從愛身始故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爲百行之原觀孝自不敢毀傷始則百行皆從不敢毀傷始可知矣以此持身何所不謹以此量人何所不恕

君子之三畏即孔子之所畏也君子之三戒即孔子

之所戒也君子之九思即孔子之所思也三樂之益
三友之益即孔子之所樂所友也皆自言其日用行
持之事匪爲教人而設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孔子之所見也好仁惡
不仁孔子之所未見也仁者善之長徒善不足以盡
之誠於好善惡惡者未足以盡仁而其流或至於不
仁鄭東漢諸賢以善惡太明卒亾其國謂之非不仁
吾不信也好仁惡不仁則天下同歸於大化之中不
賞不怒篤恭而天下平至聖之德也此孔子所未見

也

高皇爲生民以來首君匪特開闢治統也道統亦爲開闢矣二百年來學者始稍尋眞緒繼此尚有大明之日國運長久雍然可徵矣學不足以知聖達天決不能窺

高皇之藩籬談經濟者徒醉心其制度文爲耳所謂識其小也

固實也篤敦厚也固執者從實處執篤行者敦厚其所行固篤二字即人之眞性不容僞者如孩提便知

愛親少長便知敬兄見孺子入井便怵惕惻隱見牛之觳觫便不忍殺見嘑蹴便不肯食何等固何等篤依着此處執而行之是謂率性此性雖云固篤亦云虛靈如牛不忍殺便知易之以羊欲救人於井未嘗從入於井司馬溫公兒童時便解破甕救溺之類又如莊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類俱是性量中自然有許變通乃所以成其固與篤也從固執便到固聰明聖知達天德從篤行便到篤恭而天下平

平之一字最可翫味古文惟堯典平章百姓一見耳

至孔門作中庸用此字於末章作大學又用此字於首章信乎大學繼中庸而作也先師嘗云無聲無臭至矣中庸末句大學接過云在止於至善兩至字正相應愚因觸類得兩平字亦然大抵至處便平平者必至從知識才能求之便智愚賢不肖相什百千萬而無算矣不知知識才能皆非其至如人在路途有許多馳驟顛頓者未至家也至家便貼貼然欲求馳驟顛頓而不可得也君子學到至處一切休歇一毫知識才能俱泯乃能與天下之愚夫愚婦同其日用

頁豈而今來渴飲而饑食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慈而了孝見友而弟恭人人具足個個完成何其平也天下本常平而好智者撥之天下所以常平者以其愚也而好智者得以撥之亦以其愚也不有君子達天之學何以定民命而立人極哉

友人問予曰吾嘗有私矣勝之然後從於道今必言克己非勝私何也予曰子時時有私乎抑有無私之時乎曰私亦一時偶有之耳無私之時固多也曰然則有私之時吾子勝之可矣無私之時又且奈何是

克己之功簡斷多矣何以爲仁曰不然仁者純乎天理簡斷之者人欲也　克之即天理復矣曰孰知己私而克之曰吾心本然之明也曰然則吾子何不認取本然之明爲仁而必待勝私乎哉

王汝止見王文成公於頳衣斑襴之衣曰吾以表孝也公曰衣此就寢乎對曰否曰子孝通晝夜乎曰然曰子必以是衣爲孝則脫衣而寢子之孝不能通乎夜矣曰吾孝在吾心耳豈在衣乎曰既不在衣則何必異其服汝止遂避席曰敬受教

友人席問謂羅子曰克己之訓吾從勝私格物之訓吾從窮理子惟不勝私窮理是以學無依據也子能從吾即吾拜子不能從吾即吾言語畢泪忽承睫子默然良久曰俟賢再思之友人竟不懌而退

孔壑疾問曰學則不固至於告君擇善則曰固執之何也蓋有意於固者私也可得而執者物也善者性命之在吾身不可須臾離者也雖未之擇何嘗不與身相渾融哉又矧於擇而無知之乎是以不求固而自固不待執而自執雖欲不固執而不可得已老子曰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此之謂也

子適粤二子軒轄李於端州視其含斂周其棺具遣之歸門人曰子不爲羸博之禮乎子曰安知吳季子非力不能而不得已也我則賴諸大夫之力也遂東適閩數月而後返

子返自閩粤門人多疑之謂其不篤於父子之愛也黎允儒曰子惟篤於愛是以不偕返也古者父母之喪六十不毀七十衰麻在身而已教民無以死傷生而夫子年已七十矣偕返則哀傷以爲不達於道不

不可訓也且子夏與季札孰賢於是疑者頓釋
軒寢疾執子之手曰有終窮者年也無終窮者學也
軒也願逐而更進亦願大人之學與年而俱進子惕
然曰請與吾子之言而勉之
宗門之學針芥相投即古人目擊道存之義其弊也
棒喝掌摑則幾於戲矣則以禮於三千威儀八萬細
行盡蔑棄矣學者不知其非而競相效尤亦佛法之
一厄也眞得悟者何必然吾曾子以魯得之如一貫
之唯何等領悟及門人有問亦舉忠恕二字答之即

此便是大器若如宗門只消一喝或是嘿然不肯如此平常矣大抵不平常只是名心所使耳昔先師遇一方僧問以巳事僧便喝先師良久又問僧又喝先師曰喝則由爾喝終底要道一句其僧竟嘿然而去此所謂弄虛頭漢也佛法豈其然哉

六祖初到黃梅道佛性無南北五祖訝其根性太利着槽廠去遂一意舂米供給僧衆至於腰石石爲之凹卒至書偈得法而去則六祖天資忠厚信實可見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可見孔子

亦只一箇忠信人耳惟其忠信所以聰明歸在一處而機械之巧不生趨避之計不作故其境多困而困者亨之基其心多危而危者安之自道之所必載也若夫善取方便工爲閃倏口給足以禦人意氣足以淩駕似乎根性之利而實邪詖之徒也不可不辨黎允儒在師門儘有所悟每見先師稱之曰老實老實者忠信之别名也予初疑先師未許黎丈久之乃會此旨然則唯患老實之未至也焉有老實而不合道者乎

孔子言君曰博學之教顏子亦博之以文其刪述止於六經亦晚年事耳未刪述之前載籍尚繁百家之說不一詩之一字所以兼收之也及其禮以約之則自歸於守正而兼收不爲病矣故三乘十二分教吾以吾孔子博學二字收之秦火之後惟老子之學盛行劉漢穎之致平其後六經頗由儒者亦以老子之說詮之非眞孔子之學也佛經入中國惟因果輪廻人趨之耳達磨五傳而至曹溪然後其宗熾盛性宗之明實自此始流入宋朝吾儒得之以明孔子之學

而不竟也嗟夫禮失而求之野官失而求之夷非有識量者惡足以語此

學者不可不發弘大志願願之一字自虞廷敬脩其可願節至佛教尤重願力後儒闢佛遂并虞廷開心學之原者亦不究竟於是學者不知願力之重雖學有所得卻被願力不大成就亦不大矣豈知萬物萬事無非願力之所成如兒童讀書便以登科爲願長而娶妻便以生子爲願耕田者便以得穀爲願經商者便以獲利爲願其究也卒如所願而成今講聖賢

之學而不以度盡衆生爲願將何以爲哉度衆生有二先度自巳衆生心後度天下衆生如自巳衆生未度而言度衆生者萬無是事學者要如此發願

儒者之學出於古太傅之官全資講明以輔德義老氏之學出於古太保之官善調榮衛以保身體佛氏之學出於古太師之官不事言說太傅奉世子以觀其德行而巳三公失職而後分而爲三誠有會通其道者並用之而三公之職復古矣或謂佛至漢乃入中國愚以爲不然入中國者佛之名迹耳其道則中

國固有之也
高皇之前使孤老爲木鐸以宣聖諭即佛以出家人說法之意使鄰里共贍養之亦佛使出家人乞化爲生意也佛出世法也
高皇善用之以經世可見大聖用中之妙矣今其法雖存而有司視爲文具木鐸之職輕者未知
高皇之精意故也
楊子與門人渡河中流風作有懼色門人曰吾聞君子不懼子懼何也楊子曰子不聞乎如臨深淵今臨

深且不懼況如臨哉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父母亦不足敬乎

鄉飲酒者國之賓禮也而有司失之慢況出門乎丁祀先師國之大祭也而有司失之略況使民乎周雙溪先生爲靜海司訓爭之上官可謂知本

先人之終也整衣冠就枕而逝以先人不厚於爲生無餘念也故知生則知死矣曾元養口體不如曾參之養志養志者養其陽養口體者養其陰也故能事人則能事鬼矣

心明則百事皆明心闇則百事皆闇今之學者不求明心而求明事適足以求其闇而已矣

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聽天所命而不敢以人爲參之也不睹不聞安在卽睹卽聞是也故至隱至微而實見實顯此之謂獨而必戒懼以愼之也而有意於戒愼恐懼若其爲不戒愼恐懼也大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以其本無有也發者皆因物感而然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則無矣佛氏云一人發眞歸元則十方空虛卽時消隕豈不信哉

復然後見天地之心見天地之心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吾覆也地吾載也君吾治也親吾嗣也大賢吾師也小賢吾友也農吾耕也商吾懋遷也工吾利用也不善人吾砥礪也五穀瓜果吾養也衆毒吾藥也舉天地間種種色色吾之所不及聞不及見者無非與天下之人相關則無非與我相關皆吾身之肌膚毛髮孔竅固然而不可易自然而不容作當然而不可棄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一復之際便能見之彼不復者以私意較量其間如入海較沙祇自

困而已矣聖人所以全其才者豈能以一人兼衆人之技哉如目以耳聽耳以目視手以足行足以手持各付之所能以求濟萬物莫不然惟聖人知其然此聖人所以能爲天地之心也

先儒謂聖人無復此殊不然自古聖人莫不有師孔子亦曰好古敏以求之適周見老子而後道益進安可謂聖人無復也惟善人乃無復耳善人所爲皆與道合而覺性不開聖人如日善人如月月雖光明終不脫陰體也人有形質乾已遇巽漸入陰體聖人猶

夫人也不一復則與陽不得地不逢雷發於陰而已故謂聖人無復者不知復者也世多以失而知改爲復其知復也淺矣

復是超凡入聖轉陰爲陽至妙消息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片刻間一齊脫換此消息到時難與人說只是自知而已此際方信得自己是一箇人又且與千聖萬賢不隔一毫初陽來復極是猛烈而聖人戒其勿用者以防危也昔人所謂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時也而遽施用奚可哉過此以往方得見山是山見

水是水復而泰矣用則無害

先師平生將有所適則同志預戒以待及其至也輒數十人在同食寢矣次日多至百人少亦不下五六十人再過一二日則二三百人此其常也其去也相信者依依不忍別常送至二三百里而後返

諸友坐次先師至常嘆曰都是聖人蓋欲以發商量之端亦其恭之至也二子長軒次幹氣志高明不為塵凡羈縲參學遠遊時人多不滿而先師獨喜竟成就其所學先師時引以為弗及也其視子姓童僕皆

謂莫如故言教解若先師者可謂身教之至矣

以人所知者爲學學成而人知之矣人知之必喜及其不知未有不愠者也以人所不知者爲學學成而人不知之矣人知之且自懼及其不知未有愠者也人所不知者非不知其異人者也乃不知其同人者也同人者非同其賢智者也同乎衆人也同乎衆人則人不得而知之矣何也世之所期於聖賢者異乎衆人也今同之則非世所期也又烏得而知之哉

人情之最戚者莫若人攻其短也故雖敵以下猶以

進規爲難況上而至於窮貴乎學者不能受人一言而立朝即欲盡言於主上已不怨矣吾不知其忠也古人謂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吾亦謂能受言之臣而後可以言事君顧受言難不難於猥瑣之人而難於高明之士其護名也太重其撿身也太潔秪樂稱譽盈耳一言犯之如割肌螫手不可堪忍若是者不必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也人自知其不可犯矣然天下之大壅蔽寔基於此大人之學即不然虛心以自治不作善想不作惡想因應循物時示過以

誘言彼言者自知其必不逢怒宿怨也蓋不待拜善求言而人人諒之矣學能如是者百無一二顏子以能問不能犯而不校曾子追稱之者亦以此爲難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正以自不受言而好進言者欺也厥後子路喜聞過所得於聖教者深哉儒有君子小人之分正在於此而皦皦自好者未矣

論學書

斯道以聞知者爲主見知者爲輔蓋聖遠而道分道

分而人心以喪必有聖人者然後復合猶分爭而混一之也見知者特奉順宣揚之而已其力易為也古之見知者皆當其一時而孟子獨後登天於斯文之運漸盡而漸興使然哉出孔子而來千有餘歲然後

我

高皇帝聞而知之

高皇帝之學直接夫堯舜湯文孔子之統者也惜六合之內從仰其成功之懋文章之煥而其則天難名之蕪尚鬱而未宣其間二百餘年眞儒輩出而莫知

其統是以欲起帷墻之見馳域外之觀而終有所拘牽而莫之敢也文武造周至孔子且六百年矣其道猶未墜地而在人而

高皇啟運至今二百餘年識其大者誰乎然觀孟子之見知已後孔子數十年則見知我

高皇者何必當其時哉予之學蓋師玥江近溪羅子

羅子之學實祖述孔子而憲章

高皇蓋自江門洗著述之陋姚江揭人心之良暗合于

而自畫不肯推明其所自則予所謂莫知其統者也
姚江一脉枝葉扶疎布散宇羅子集其成焉至于
釋老之徒岩居川觀浮游雲水有一得之長者亦順
風請益聞一言之教若饑而得太牢也其延接後學
有所敷演必以
高皇六諭爲稱首夫天地之神靈萃於人無終無窮
其與日而俱新與月而俱盛焉固也由孔子至
高皇千餘年之間諸子百家紛紛藉藉如雲間之星
或隱或見無大警動人者惟釋道二氏其教雖異其

道實同惟其教之異也儒者旣攘臂而闢之又惟其
道之同也儒者又竊取而學之學之者本心之良而
闢之者名義之來也夫旣來於名義又焉有夫本心
是故二氏未嘗喪人而世人之心因闢二氏而喪巳
多矣而莫之覺也迨
高皇出而爲之訓曰仲尼之道删詩制典萬世永賴
而老子亦與之齊佛與仙同其幽靈乃暗助王綱益
世無窮者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
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給濟之理一世人於斯三教

有不可缺者洋洋乎大哉夫如是則二氏者可以明用其道而無事夫竊取亦可以明舍其教而無事夫擴清矣故

高皇之學如天地之覆載舉羣生之奇形異狀無不並育而各有所歸無相害之患而千餘年間人之所得於天地之神靈以日新月盛者咸於

高皇成就而歸藏此其所以得統於堯舜湯文孔子而無歉於聞知也若羅子則所謂見而知之者非耶

蓋二百年間學者未嘗承稱

高皇而羅子亟稱之予謂後此者必由羅子以上遡

於

高皇然後統紀可一經常可正而無邪慝奸其間也

予之夢寐此學壯且衰矣乃確然有見其然而未嘗

輕與人言之新安佘常吉師事予而受學叩其所得

誠卓然不惑者縱談而及於世儒聞見之外亦莫之

逆覩嘗有得於

高皇之道否也常吉昔從督川曹先生私淑羅子一

聞予說頗與意革之思則予所謂由羅子以上遡者

其在斯乎予向以此說貽孫先生令嘉常吉之志復書以授焉

泗州會記

泗上儕　陵工完予奉　命祭告　皇祖報　后土及司工之神實虔禮也是用夙夜罔不祗肅因思一人之敬有限當合衆人之敬以爲敬於時守土之官若知泗州王煕知盱眙縣丁汝彥各率其屬待事惟謹而淮徐兵憲齊君在泮鳳陽守李君元實亦相繼至庶乎得萃之道矣予又思之兩庠師生皆　祖宗

臣愚妄冀不一勵爲哉乃請學講　聖進諸生於明倫之堂聽能解書者自前進講於是有講中庸天命之謂性章者謂非而止兵憲公請予爲諸生重發其義予則妄能哉顧予微忱本欲合諸生以致其敬也此章之中若戒愼若恐懼若愼獨正敬之義也敢然同斷爲諸生一言之蓋諸生所謂者非不曉然可聽然善自善而我自我不知聖賢之訓皆就吾人日用現前之事言之如畫工肖像像在本人非有取於外也假如說戒懼諸公果曾戒懼否說愼獨諸公又曾

愼獨否若說我不曾如此但聖人教我却此卻是畫工先畫一像使人面目效之也豈理也哉且今諸生端拱而前肅次而揖欽容而講攝念而聽即此便是戒懼亦便是愼獨此處俱出自然原無一毫安排在也便謂之不覩不聞便謂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可須臾離者由此推之未進講之前與旣散講之後何時不是此個體段但諸生未免於不著不察耳于今會講十一堂之上以指點箇著察之方便是脩道之教然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與天下之

大本達道與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俱不離此時此地而可得也吾一堂之中人人有分一人之身時時可能知此則我即孔氏之書而孔氏之書且爲我註腳矣是日兵憲公首肯太守公亦謬許也諸生間難亦多可取而予不能悉記予之意蓋主於聚精會神以輔我交　神之敬且孝經有言天子之孝當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今奉我

皇上命安敢不脩哉頒表賤士驟而使之對越

皇祖承事　后土尊神此中不勝齊慄惴惴然惟不

稱任使是懼幸而眷諸司之散而聯庶士之權畜負其可少釋矣是以書其自幸之懷而爲之記

奉　命祭告泗州　祖陵感恩
高皇功德之大恭賦

明明我　祖邁羲軒　聖德神功登有前天地不知高厚橅圖書重與洛河詮　顯謨已入諸司掌精蘊還須識大賢典禮微臣何以頌惟勤稽首祝　堯年

別泗州盱眙兩庠師友

聖賢道術千年在豐芑人文二雅存無說敢當花雨

讃何能不愧雪深門　辰居北望真無極泗水東流
亦不言珍重諸賢還久立莫離當處覓乾坤

別泗州學正王鄉丈

與子平分粤詞場鬬兩雄撤皐真子厚講易愧純公
泗水淮源會江流漢亦宗他鄉正春色不厭夜深從

別蕭生

文明當盛世何地不英才岳瀆分羣望貞元作合來
萬金非貴重一諾絕安排老我思狂簡焉知所以裁

別泗州王守

不見贇州鶴今從帝里飛古來稱偪偪何可論黃驄

會見文翁化寧專子產慈請看移俗日全在簿書期

別盱眙丁令

草創無城郭崎嶇萬壑中人民移舊縣鷄犬識新豐

小試牛刀割長驅虎穴空知君意高遠不向眼前傭

別大長徐令

城郭何完美人民自大風天長三楚盡地闊五陵通

入境聞絃誦何年可即戎因君問子靜如會淛之東

世篤孝誠述

予奉　命以脩　陵工完告報　皇祖及后土于泗
上自聞　命之日即潔巳靈無敢不肅忽念南中達
帝鄉泌經四邑一州然後至頻吾姓供饋予安得
節義孝順之事而表之爲吾民勸亦消受之一端乎
正月十五日啓行十六日次六合夙興忽若有動者
行三十里而食於四合墩之民舍方其姓召其家老
而問焉若之鄉有行孝者乎對曰平常問豈無可稱
者乎曰若求可稱則吾以弟嘗割股以療吾母問孰
證之曰鄉老知之則召其鄉老而問之鄉老對曰是

也然小人之無割股以療父母者多矣或亡或在不可以枚舉也予動色而歎曰善哉請舉其在者曰彭英在請見之則先出而之田矣約歸日見鄉老許諾及予之將事而歸也鄉老率彭英候諸途予之行速不及交一語讀其譜曰三世割股蓋英之父洪也母張病瘵危矣洪焚香叩天割其股肉以進母服之愈延壽八十有五英之母王患蠱病甚劇勺水不入口英亦焚香叩天割其左臂之肉以進母服之愈延壽八十有八英前年患心氣病呼聲徹宵晝且殆矣英

之子繼榮仰天泣拜亦割其左臂之肉以進英服之隨愈予然後心語鄉老之對誠哉一家三世一鄉可知歸以示儀司韓君白大京兆張公行縣覈實來聞於是厥里厥鄉厥鄰羣詣縣而實之且曰民等以為是細事常行耳不知上人之欲聞也嗚呼割股之孝難矣矧三世乎一世行之不求聞於時難矣矧三世而不聞乎以彭氏之孝而論之可以言誠矣誠者天之道也天固無心然至於三世而不聞亦不能不為之動不然則予何知彭而心若有動也此其理亦微

矣予表彭氏曰世篤孝誠未知果有合於天乎否也何則其異方且以爲細事常行而不知上人之欲開也而予竊竊然喜予方之斯氏其能以無媿乎哉雖然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通乎神明光乎四海是德之本而教之所由生也是故　高皇六諭以孝順爲先甚四合一鄉何多孝子也乃國家道化之極徵爲太和此鄉鍾其盛而彭氏其最盛者也匪偶然矣聖人教孝未嘗以割股廬墓爲法然有行之三世不求聞於人如彭氏者則不當問其道之中不中而皆

合於天者也予故述表孝之始末而爲之說

茶池亭記

周衰王者不作天下儒生學士各著書敷陳王道迨至後世惟孟氏之說與孔子並宗師之其貴王賤覇備矣至云王者之民皞皞覇者之民驩虞則世有持一切以齊民而民若甚或恣睢暴戾以適已而民怨咸借不使民驩虞以自解其有擴如保之誠推顧復之愛視民眞如赤子而民亦愛戴之如父母者淺見之徒引驩虞之政以纖之於是持衡者眩賢否之致

嘗言者失從違之準匪獨遠於王道程功計效且不逮伯豈孟氏之說謬戾至此哉乃後世學之者之誤也孟氏嘗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以鄭國之政在子產也故小惠不可行若凡長民者自當以惠愛爲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奚暇計大小哉而驩虞皥皥之辨蓋亦自王者言之耳郡守縣令私土子民說以忘勞說以忘死道固然也如必以不令人喜者施之是亦將責人之爲父母者無求中其子之欲而後可也豈事之理哉葉公問政孔子告以近者說遠者

來此可以爲牧準矣吾師盱江羅近溪先生以嘉靖癸丑進士筮仕太湖令其學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爲式修孝弟慈於家而即以施於政子視其民先德後刑上下一體深山窮谷巡行勸課閭巷之間絃誦相聞幽隱之情無不畢達逋負而流移者數百里外悉召而復業嘯聚負固不逞之徒取而正之以法其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有如此者其後先生徵入爲秋官郎又出守寧國東昌二郡副雲南臬至參藩以賚捧太湖距作縣二十餘年矣縣民聞之攜幼

扶老自郊郭達山谷莫不畢迎道擁不可行各獻壺漿先以茗飲先生頓轡小池謝壺漿不及御第受茗飲以沾而返之民跪受蓋傾故注新更進悉効先生不忍却也傾茗之處立洼成池薄暮升車而去父老子弟攀望弗及反顧斯池而興之感嗟嘆曰是不可不存其迹以永我公之德乃相率而為之亭名之曰茶池之亭由此觀之先生之政可知矣當斯時也民之趨先生若赤子之趨父母先生之見其民亦若父母之款恭見其子也驩虞耶非驩虞耶尚何容擬議

哉大學曰在親民貴而有民者未有若守令之親者也然而自處於疏者不少矣去邑之後見邑民無愧容者有幾人惟不甚懸殊惟其未嘗從事大學之道以涵養其愛人之德故也觀於先生亦可以有與矣乎或謂民雖德先生而不再覿則瞻依之迹不彰太湖令前後多賢而罕斯遇則茲亭之美不傳今先生與太湖之民未有解也蓋其遇哉此亦近之要未爲知先生之深者先生平日嗜與人相親若性命之不可易其家居也未嘗一日而離友其居官也與其縉

紳先生幸縫子第遊處無閒下至輿臺胥吏不厭
故其徒足所至常聚千數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固
其孚佑之誠亦感召之機有至徵者予聞鳳凰之爲
瑞也所止之園羽族集焉是孰爲之號召哉必有不
期然而然者矣故鳳爲文明之祥王者不得不與其
先生之謂與昔在己丑之歲黃岡王君令茲邑觀在
京邸爲予述茶亭之事請爲之記予諾焉而未及爲
迄於茲蓋八年所矣趨命過此詢之邑人無不喜談
樂道之者予之記其可緩也遂忽跋涉委頓命韻書

之敬托英哲勸之貞珉後有壞虧庶其葺之亦秉彜好德之公歟

許學貞擢閫帥序

許子之好學也葢稱弟子於予有年矣別來學益進而謙益至擢閫帥求予一言予惟許子以武科名士始而與繼而什什而復與而其德以固始而北繼而南南而復北而其望以孚推轂在旦夕而不以爲心衣繡還故鄉而不以爲華而惟歉然道之不充學之不至是急得謙之道矣夫謙利用侵伐行師周易

重與之滿損謙益舜禹用焉雖然非其至也易之師
曰師貞丈人吉其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子讀
易至此而見師義之大也師衆也貞正也衆本自正
能以衆正而不以巳正之大人之德也故謂之丈人
彼汲汲乎以巳正物者長子之道而巳長子之道狹
小故不能無疑而弟子得以輿尸若丈人之道大焉
往而不吉哉是謙之至也子望實並隆師政將及子
不敢以長子之道爲子願也子其遂進於丈人乎子
敢屈子弟子列許子瞿然起謝曰大哉先生之言非

某所及也請學焉願竟爲弟子

送譚見日山人序

孔子贊乾曰剛健中正論仁曰剛毅木訥皆以剛爲首而他日又歎曰吾未見剛者孔子何取於剛哉剛陽德也非陽剛不足以入道凡人自挾其所有而不能下人者皆陰柔勝也陽剛勝則能下人而不挾其所有能下人然後可以就有道不挾其所有則心虛而道入之剛之德大矣哉吾嘗授吾鄉方文襄公叔賢與王文成公伯安同官方郎中也王主事也聞其

講學服之遂執贄爲弟子其後忠結主知位極人臣而終身弟子列則可謂不拔而能下矣故吾鄉之足以言剛者方文襄公而已矣但生也晚不及見其人乃不意見吾師見日山人者山人年六十有六矣平生貧與無所歷下乃聞予與黎文塘談學而追拜予先師羅近溪先生爲弟子蓋山人壯年讀書萬卷下筆萬言嘗兩上封事於

世穆二廟其書皆當世名人巨公所避也既而遯跡山林名殷殷埒縉紳而上之通達時務畫邊事如指

掌嘗欲獻策收寧夏聞葉司馬在事而止及聞東夷跳梁喈曰何物倭子敢爾吾將取之其平生所自許如此藉令山人挾之以自貴重誰能挫其鋒夷其壘者山人之言曰吾向以講學為迂闊吾嘗見近溪先生不肯一問今聞吾子之言乃知近溪先生至人也乃知吾平生種種伎倆種種皆好皆出於好名好勝之私而去道遠也吾不屑之若山人者真能不挾其所有也可不謂剛乎夫剛者孔子所未見也而予獲見之于何幸焉山人歸矣山人平日所見重於諸公

者皆山人今所不屑者也山人一切舍去而諸公尚未之知也予故爲此言以諗之使毋以不屑者求山人而求其今所得者然山人以其剛而進於仁進於乾則在山人深思而自得之無難也嗣而相見當有大快於此者矣

易原易說題辭

八卦首乾乾六爻首潛元也者始而亨者也其潛之謂乎乾之初九卽復之一陽其德在亥子之間過此以往卽乎坎於卦爲坎復者德之本也坎者復之危

也復未幾而遽危何也陰之乘陽也無時或息陽稍升而一陰已在其下矣君子覩於此而危之坎之為言陷也陷安得而不危危之然後能出坎安其危者終於陷而已矣故知一陽之復而懼然亨之者不如知一陽之陷而懼然陽之為貞亨也易之為書也其詞危是有憂患之聖人所為作也非操危慮深者不足以明易萬古無不憂患之聖人其有不憂患者憂患之大者也憂患大則聖矣而不知其所以憂患則神矣予讀思默萬先生易原易說二書蓋欲與天下

萬世同其憂患者也古有慈母熊丸以資子之讀者是書之爲熊丸也大而思翁之爲慈母也勞矣或茹其言而無茹之與苦其言而吐之者不無辜負予書於此以俟夫不茹不吐者

南都答問題詞

予自以齋貳入南都日得會

羅先師及門之友歲丁酉中吳曹汝爲丈以師事再

至丈固師門大心首座也故其通人處每以大學提

之一日徵丈所得上丈以歙西佘永寧常吉氏爲對

謂其人心直而有硬師門終有賴者乃命其及予之門而問學焉予始獲見常吉與之語輒解與之語大人之學輒信予蓋信丈之果得士也越十日常吉別予歸矣丈持常吉所紀南都答問者過予予閱過喟然歎曰是答問也雖曹丈一時之偶言實師門不易之至論丈之闡道也何其大而常吉之信學也何其篤歟夫此道學兩字自漢唐宋以來諸先儒率多虛虛看過獨吾

先師子羅子揭出大學之道實之何等昌明丈提此

言眞足以喚千古之夢而常吉篇中所載無非是者予於是而益信丈之果得士也噫予又安得信心之士盡如吾常吉者而盡與之識其大哉

知儒編跋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中庸之誠也其功必已百已千而後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大學之誠也其學必切磋琢磨而後至後世此學失傳獨其文在耳而莫知所用力則妄爲而妄說之偏滯膚淺智者舍而歸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豈不信哉今考佛之爲說

雖三乘十二分教汪洋浩大逾河漢之無極而其宣指人心見性成佛亦不外乎一誠誠則無事矣然其學人有拚一生經萬死殘形墮體悲淚哀懇休糧長坐不覺其苦者其在教者慈悲方便變化萬狀或隨或逆或棒或喝或罵之若棄或摧之若斥宗門公案於是乎立求之吾儒正所謂學問思辨行之已百已千者也正所謂切而復磋琢而復磨以使之瑟僩赫諠者也孔孟以前學者皆如是也吾不得而見之矣今欲此事步步逼真古人則必如公案所載諸老于

求大善知識摂誠參學抑其盛氣捺其業識怱卒怱
義務在了徹而後已如相國裴公休箴判劉公經臣
丞相張公商英者皆其範也顧吾輩通患在於心高
而氣浮心高則難於下善氣浮則難於著巳即如張
商英公遇兜率悦禪師悦有意困而亨之首座諫曰今之
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惡發別生事也吾輩試省此
語中吾儕豈不著嗟夫此儒者所以鮮聞道即有聞亦
得少為足率至於欺人且自欺而不悟者也彼之宗
徒直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併其一生全力舉於

此道而吾儕少有所得輒誇名矜譽作僞而月拙自畏爲其所困則先闢其說而不與之往來古之聖人莫大於堯而尚友巢許於箕山不見其爲異也豈不爲此道計耶吾儕直自豐其蔀耳大學著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者殆謂是歟惟其厭然於君子之見勢必至不見君子而後已又必至誣君子以容與其心而後已此吾儕隱微深錮不可起之病大學預言之矣予蓋灼知病根而亦自不能免也予年友海門周先生彙輯是編號曰知儒

張子韶公學佛然後知儒之語予讀之尚未足以知儒謹足以益知予之病耳竊謂儒學雖失其傳然有宗門之學則吾儒之傳爲不失學者雖不求宗門之學第能眞實參究儒者之學至於無絲毫疑處未有不默合於宗門者也其不默合於宗門其於儒猶未也若夫陰用之而陽闢之或稍賴其益卽棄其言或掇拾餘唾徒資口給且將使此編又與吾儒之書同成文具也吾不知之矣謹跋

石經大學附論序

或問於先師羅子曰孔子何爲而作大學也羅子曰是古聖神所以盡人道之書也孔子蓋十五而志學焉以立其矩七十乃不踰也而述是書欲與諸弟子究人道之大全立人極於萬世也人者仁也故必仁而後人能知身爲家國天下之大本則家國天下皆附麗此身而枝葉矣故一念而含裹宇宙羣生而互相融徹夫是之謂仁而人道於是乎成焉曰曾子何爲而傳之也羅子曰否否是書也無所謂經無所謂傳蓋舉古人明親至善之則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非孔子從心不踰之後亦難着筆也其謂傳於曾子
者以曾子守身事親人也或孔子作以授之若孝經也
乎則是不可知而可信者信是書之爲仁矩而已矣信
是書不可析以經傳而已矣問者唯唯未幾而先師
殁又數年楚侗耿先生取鄭端簡公所存石經大學
而表章之瑯琊唐子上於朝其本與漢鄭玄古本不
同然亦自爲一篇不以經傳析也予謂文至大學極
矣如日映萬川處處皆圓故可分可合可前可後隨
其人之所見而未嘗不圓也其神矣哉予友曾川曹

丈篇信師傳恪遵遺訓乃綱羅緒論依石經次序注
之意在宣闡師言維持人道非徒辨同異爭是非者
也其以對非採艾謬說一二則予重愧之予嘗謂聖
經至近世講說可謂一厄蓋所謂講說者兮更分漏
徒資舉業亦將不顧聖門宗旨亦且不察儒先用心
而學者淪浹膚髓白首沒溺不復求師問難以反諸
身心其間有志之士亦無從求訪良可浩歎曾文此
編備出以分之人人族是以滌其舊見引其深思故
雖繁殺鄙塵而不厭也有志於聖人大學之道者得

此其一助哉是爲序

三經序

三經者孝經道德經圓覺經也

有生之類無不愛其身然物之智不如人人之智不如聖聖人者人之至者也使不愛其身則聖矣以人也使不善愛其身則人矣以聖也惟其愛身又善於愛身是以能立人極於不窮吾觀古聖立教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孔子言孝自不敢毀傷始而推極於不敢惡不敢慢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妻子何也蓋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也故聞

孔子之教者愛其身必自愛人始雖然惟無所加於已也苟有加於已所傷僅如毛髮即咈然怒塡乎膺而殘賊應之刻惡慢遺失之小乎則其視體膚重矣於是有老子者出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無私也故能成其私不自生也故能生故能柔弱處下而虎兕兵刃莫之傷若此則可謂眞不敢毀傷者矣雖然吾之身見在也而安能外之而安能無之於是有釋氏者出曰髮毛爪齒皆歸於地唾涕津液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

在何處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假名為心身心皆幻也離幻即覺得無憎愛人之所以堅執憎愛牢不可破者由其認妄緣為真心耳誠知身只假合何有於心心且妄緣何有憎愛夫既無憎愛即能平等行慈不受死不敢毀傷之至也由此觀之三聖人之愛身一而已矣譬之操舟於江湖持舵拏楫固無所出運也乃有損其舵者又有轉帆於空中者均之欲舟之濟而已是故人誠離幻即能外身人誠外身即能愛人三教相為用者也直其言之有

淺深詳畧耳蓋佛在當時專以說法利生其弟子皆智慧超絕相與辨難宣揚不遺餘力故三乘十二分教汪洋浩大即如圓覺會上文殊普賢等十有二人皆大菩薩悲哀頂禮週環請問其問每深故其答自不容淺老子道德五千言因關尹強之著筆原無問答故其寂寥簡奧與其會稱若孔子之孝經特因曾子行孝而說曾子之在聖門亦善問者若禮記諸變禮皆由於曾子問篇至說孝經更端不過二三而已使當是時有如文殊普賢諸人直窮到底孔子豈容

終默觀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等語發之繫詞蓋可見矣大抵言必應時法不孤起聖人之學也是故誦古聖之書而不論其時世與其地其人未足以得聖人之心昔韓昌黎氏闢佛老以自附於孟子及其讀墨則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爲孔墨何輒與孟子相謬戾也蓋亦心見其然而不敢欺也予嘗讀三經眞見三聖人者皆以善愛其身爲教其言有淺深詳畧而實相爲用不相用不足爲三聖

重刻法寶壇經序

儒者類以了生死覷佛而詆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夫心明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目明而不可以視耳明而不可以聽登事之理哉愚謂佛學經世之極者也而不與世爲偶夫身在堂上然後能辦人於堂下身在井上然後能救人於井中若混於堂下則俱迷從於井中則俱溺此其故予難言之矣要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悉予不佞無默識之才有遂說之癖而六祖大鑒禪師予東粤人也得法黄梅弘法曹溪

是有法寶壇經之籍東南人士家傳人誦咸曰此佛而儒者也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吾孟氏道性善稱堯舜同功則不以異端擯棄有自來矣而予隨衆讀誦晩乃自謂有得於其見過知非之旨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何絶望至此哉蓋過不在於過而在於善凡吾人自以爲善而帖然安之者卽過也何者是皆識爲之也識生於習孔子之所謂習卽佛之所謂業也業識所現習者過而不留而憑夫執以爲是以至認賊爲子喪失眞常蓋

孔子於其門人僅許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於其交遊僅與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至其自鳴亦僅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其難如此凡吾人不見性體即不能見過性體一見過狀歷然不能見過而自謂見性者欺也不至見性而自謂見過者亦欺也見過者是見性之實也見性如人之活見過如人知痛知痒謂活人不知痛痒無是理矣問人之活否曰知痛痒矣問人見性否曰知過矣此孔子之旨也亦佛之驗也六祖壇經屢發之矣於法達念法華三千部

而責其孫此事業全不知過他日又語神會曰吾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至哉言乎蓋菩提無樹明鏡非臺直入此門方知眞實世之學人樹菩提而臺明鏡者郎以爲賢此有爲之法有漏之因宜其痲木不知痛痒也老子曰自知者明自勝者強故壇經之旨使人自知自勝自兢業自篤恭其脩身治世之益有非言說所能盡者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巳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之謂也此

予之所自謂有得於壇經者也雖然安知予之自謂有得者之非失耶假鼠飲河僅足自充其腹耳然一滴之水即全河之水見少見多與水無與後之誦經者得無以予言增業哉此經南中無善板故重刻而壽之如此蓋欲吾人由是經教以詣我孔聖見過自訟之域安而能遷淨而能洗共證本來淨諸業障而已矣

壽松坡畢先生八十有一序

天不私以壽予人君子亦不私以壽受諸天子也必

有取也受也必有報也取而後予者人人之所同受而能報者君子之所獨是故閭巷之叟龎浩而優游者皆其有以取之然增一齡不見其多減一齡不見其少惟夫君子蹈義履仁則人之表儀也論道脩詞則人之倡導也君子固樂得斯人以同歸於善斯人亦樂得君子以與之爲善如此則壽一齡有一齡之益壽百齡有百齡之益在天爲不虛予在君子爲不虛受也已池陽松坡畢先生士之君子者也嘉靖甲辰以春秋魁天下官至四部尚書清名儉德爲人倫

楷範七十而懸車徜徉林下十有一年而視聽不衰其配邵夫人結髮偕老嗣昆皆賢甚備諸福而壽如此說者曰先生爲人平易而謙恪恬淡而慈祥不問家人生産作業然又好行其德見失所者輒賙給之平生不畜姬侍年僅逾強即絕慾事蓋古人所以益生者先生皆有之而世人所以損生者先生無一焉此先生之所以壽也則予所謂天不私以壽予人其予也必有取也於是乎有驗矣則又有告予者曰先生嘗設義館以學貧生其來久矣仲子官京師閒聖

賢之學於人歸而稱說之先生躍然曰吾平生以聖學惟躬行實踐足矣世人類怠於躬脩事空言無益由今觀之世人無有不躬行實踐者人人皆聖賢而惟其不自知吾兒所聞良是吾兒當公之一鄉毋緩使猶及吾之存而見康衢擊壤之風也於是命二子捐資開陵陽館於邑城之中四方聞風而來會會者日衆至數百人猶未已也先生乃大悅曰不意斯文之精闡於今日吾幸猶及見之信乎人不可以無年由此觀之則予謂君子不私以壽受諸天其受也必

有報也先生得之矣人何物可以報天爲天成就斯人乃所以報也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予初入仕途先生巍然大司徒矣予望見先生光儀於螭坳之前而未之識也茲承乏貳南容臺友人方繼誠率陵陽諸友求言以壽夫言豈所以事君子哉然求之不已則先生有以感之也夫旣有以感之諒先生不厭言也蓋不復從事此學廿年矣近日得　高皇之文讀之然後知斯道之統自堯舜湯文孔子而來千餘年始集於　高皇而學者尚未之知予師盱江

近溪羅子嘗言及此而予時寡昧亦莫之考信蓋惜惜而至於今也予方自恨知　高皇之晚而又思孟子稱孔子得統於文王其間賴見知如望散之屬然後孔子得聞之今爲　高皇之望散者誰乎今先生八十而好學距先生嶽降之辰去　高皇未百年竊比先生於周之之畢公爲　高皇之見知何不可者先生能慨然自任則予言爲不徒矣

明逸儒黃峰杜先生墓誌銘

予游學究陵邂逅先生即以季子時立從予游後二

十年予貳南禮則先生逝五年矣時立求予銘未有以應而時立李孫其端固請嗚呼如先生者古純德君子也予安可不銘按狀先生姓杜氏來自杜陵世居太平涇陽里族大以蕃世有積德先生父諱春字克仁有德而隱年幾六十母黃氏亦年幾五十矣夜夢異人至其家次日而先生生形偉而聲宏克仁公曰見其蕃吾宗乎名蕃少長類不慧言笑動作蒙蒙如也更名蒙八歲善屬對人更以神童稱之年十五學詩於吳江弱冠學禮於汪禔先生志益立一言一

動取則朱晦翁有過自罰跪不少恕汪禔祁門人也
先生居祁門四載一日心動告歸歸入夜而克仁公
卒時以爲孝感居喪用晦翁家禮旣葬而廬墓三年
服闋然後歸年二十四而從湛甘泉先生講學於南
都絶意仕進以母黃孺人命就試補邑弟子員督學
午山馮公歲考首廪之先生曰吾東西南北人也若
廪則不能遍游四方親師友以求益也辭之至再不
獲允乃已後竟辭貢以成其志及盱江羅近溪先生
來守寧國則先生年六十矣近溪先生大開講席以

先生爲宛陵會長四方來學者皆先生領袖之而門人日親近溪先生喜大書黃峰高仰四字以贈先生退焉不敢當也受而藏之近溪先生以憂歸先生往弔留盱江者半載及歸近溪先生贈言曰學問端的只認此體原無動搖一切念頭如浮雲之過太虛太虛之中不拘不留眞是主張操縱更無執滯也先生於是有吟風弄月以歸之意歸而仍主宛陵之會好學不倦蓋至於耄而益進與學者言曰吾學從汪先生而力於操持猶有關漏也從湛先生而密於體認

猶有牽強也從羅先生而後見天機之自然吾無所庸吾力矣而猶隱若有所疑今八十有八矣因時立還自燕京得楊公手書而後所信於羅先生者洞然無疑也此老夫晚年最幸事也向使八十有七而去世竟不聞道一生但聞道既晚來日無多不得大同於人為歎耳於是來學者日益進先生隨問隨答無不虛往實歸學者勸著述先生曰子見燈籠乎其中光明雖蔽竹絲遮衛然添一絲即碍一光聖賢著述足矣無庸添也辛卯歲十二月偕石隸畢子心披典

九龍大會多士雲集速會三日夜時天氣寒肅遂感病而歸次年正月十四日作書以別同志盥沐更衣以待門人謂時立日今日午未二時不利先生盍少留時立言之先生笑曰我命在我欲留即留耳因舉曾子有疾二章反復講論逾時命取水以飲曰吾數日不穀食矣祇飲水所以潔吾神也飲畢奄然而逝左右舉哀復張目止之乃瞑先生狀貌朴茂爲人質誠謙恭無大小無衆寡無敢慢尤樂施予賙人之急嘉靖間嘗大饑族不能自活者數十人先生謀之內

人王悉出贅餌不足賣畜豕佐之易粟二十餘石王親負舂治米先生率諸子沿門給散人大者一升小者半升日以爲常至秋成族賴以活及萬曆戊子己丑二歲又饑先生命諸子以此法救之邑嘗大旱官民禱雨不應先生亦聚衆立壇以禱亦不應先生自責曰天豈不愛民哉吾民多過致是耳卽毀形跣足作悔過文千餘言焚之須臾大雨遠近沾足其精誠如此郡有官民稅大爲民累郡守劉初泉公議丈量爲一折以便民或齟齬之公欲罷先生聞之喟然曰

焉有君子思利民而中止者乎上書力贊其决公攺容謝先生竟行之而民德焉若先生者可謂中行獨復強立不返者矣享壽九十銘曰生斯世遊黃虞李斯世返大虛遇至人授心樞耤末年成真儒秘高原

太史書

近溪先生講堂記

此吾師近溪羅先生講學之堂也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徙義改過以脩其德亦學者所共期也而竟苦於不能徙不能改者非其力之不足乃其學

之不明學不明故義不能徙過不能改而德奚由脩講學者所以明此學也明此學所以明吾之明德也明明德必親民必止至善大學之道也此孔子之所以羣三千七十之徒於洙泗杏壇之間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孔子沒唯曾子子思孟子先後推明而羽翼之其他若子貢子夏之徒不能盡明其旨依稀卜度而已魯論所記往往存其微言而諸子之意見亦間附會其中以故聖學淆紊難尋其端載經秦火又附會於漢儒流唐極宋雖云理學盛行然求其心體洞

然無疑直與天地合德聖神同歸則吾未之敢知也惟我國朝撥亂反正當一元文明之會白沙陳先生靜悟自然致虛立本而學者多疑其爲禪蓋訓詁詞章之習千餘年深且錮矣雖語之不能盡信卽信亦不能無疑無足怪也陽明王先生繼之而良知之教風動四方然禪之疑亦十而七八其間豪傑之士直信直從確乎不拔者亦復數人盛矣盛矣自是而後天下學者始知孔子之學不若訓詁詞章之所云云而稍知求之本心吾師近溪先生生乎白沙陽明二

先生之後毅然以斯文爲己任虛心遜志好問好學信古而不敢自信是人而不敢自是德無常師善無常主辛苦拮据老而不倦覺吾心體本自廣大而精微本自高明而中庸而吾之明德一明欲不親民不可得也欲不止至善亦不可得也見古今學術本無異同皆明德之流行而惟當歸宗於孔子孔子之學至易至簡人人可爲物物具足無欠無餘而惜其不能自知也故先生之學之教不立宗旨不執一方導迷化執而已矣而不敢少有加也先生自壯歲知學

以至於今春秋七十有三矣未嘗一日而離友守寧國守東昌參藩滇南化於時雨者幾千人謝簪紱歸盱江而弟子之速肖者甚盛蓋先生之學脉既真而學者際大明全盛之時本無陷溺之患又當二先生鼓動之後其孰迷之障輕嗟夫豈非萬世一時哉起自歲丙子得交文塘黎子於白門起之不敢自棄而幸信此學者黎子力也黎子爲先生高弟而起因得以及先生之門而受業焉今歲以使還便道入盱江就正此學益渙然無復可疑者見諸友於先生開闢

如也而聚樂無常所或於宫觀或於祠宇雖屋從姑而出郭稍遠於四方來學者不便因謀諸弟子暨諸同志仰鳳凰山之麓而搆茲堂爲先生講所浚池貫子任其事捐其山之材直六十金凡棟柱楹桷取足於是其他費則皆同門稱力爲之其地則先生舊所買於民剏者枕山面池環雉若帶納薰迎流風氣闓爽不寂不閙宜眺宜倣造物其有待歟堂成先生偕諸友相與落之坐中有言者曰先生之學如此堂矣方欲爲此堂也吾儕相與議地合衆議而後其地定

又相與議費合衆力而後其費具又相與議式合衆智而後其式當至於木也石也甓也塓也塗也又合衆工而後其事完而當其事者蚤夜勞其心而勤其身弗若是則堂安得成夫此其小小者耳若吾先生之學直從千載之後而興數仞之宮墻而復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今日吾儕徒知先生之學之大而不知先生之心之若也蓋昔者孔子無所不學無所不師好古敏求不知老之將至是以集羣聖之大成而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吾先生之學亦若是辛勤

刻厲僅而有之其艱難甚矣而吾儕一蒙指授遂安然居之夫子孫享見成之富貴而安可不知祖父之勤勞哉於是相與言曰書不云乎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夫堂構則吾儕責也棄基則吾儕過也其機亦存乎肯不肯而已先生笑曰此堂若所自有豈待吾而後有哉汝知吾之勤勞而不知吾之暢快也吾不憂汝之不肯堂搆而憂汝之不肯享用也是日諸友皆豁然有省而以書來京師曰子當記之遂記

明德羅子祠堂記

吾師明德羅子豫章南城人也而祠於金陵也何居葢吾師之學隨其宦轍所至莫不行焉而尤盛行於金陵吾師未甞宦金陵而學行於金陵者何也吾師當嘉靖末年嘗守寧國而其友天臺耿公督學南畿即清涼梵剎爲講所聚名士論道其中則期吾師至以上下其議論因命多士執弟子禮吾師於多士雖不以師席自居乃未甞不以師道自任所以誘進警發不遺餘力南畿列郡之士一經指示多所信解此

一時也吾師之學之行於金陵也曾其後二十年當
今上之十有四年則吾師懸車七十矣而尤不厭不
倦言念舊都諸賢慨然欲敦夙好乃泛一葉之扁舟
狎長江之巨浪偕二三之良友憩白門而盤桓於時
則今政府趙澂老爲大司成首率國子諸生聚講憑
虛閣數日既而舊游頗集新知亦進朝夕商訂刮洗
舊見如金之在鑛色未足則火力不休如玉之在雕
理未淨則磨工不歇此一時也吾師之學之行於金
陵也深後是二載歲在戊子而哲人斯萎又九載爲

萬曆丙申而起元以貳南容臺至師門之友前後來會則姑蘇曹汝爲丈慨然與嘆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舊京固宗周也吾師收拾千年學脉蔚爲儒學之大宗而發揮於此此中不俎豆吾師使問學者罔所率止缺也時在坐者十餘人共然之而祠議遂興寻聞之以商於少司空擴庵董公公曰吾師德在人心固不繫於祠然人心所欲與亦不可沮已而驟買一居爲祠在闤闠中不稱瞻仰又數月學者日衆宇湫隘不能容則友人陸欽甫氏爲得可祠之屋於旗手

衛後所卜之曰吉輿情胥悅買其宅一百四十八緡有奇僉曹丈再至遂留飭新其宇而祠焉其屋南向門於巽方門之內夾道有槐四株復爲二門入而西折有耳門乃階而升堂堂之後爲寢堂主所奠也寢堂後及左右皆有室堂之右有軒其左尚虛則爲屋四楹以居來學者諸所脩建黝堊丹漆塗墍垣墉共費百餘緡皆出同志之助不動於公府而神靈有寢會講有堂棲息有廬庖湢有所諸所經畫咸出曹丈心計於是至者瞻顧徘徊嘆息曰此巋然祠也豈其

留之以有待耶起元不敏慨惟吾師之學其率履乎
常而敬畏天命者中庸之脉也其身任世道而痛痒
相關者大學之矩也而究其歸宿則惟於我
高皇而憲章焉孝順父母之六言自學未嘗離諸身
而誨人未嘗離諸口金陵固
高皇定鼎地我
明諸大儒先前後宦游於此以誕登道岸者不可勝
數矧吾師一生精神獨至故其生也於是乎孚其友
其殁也於是乎奠其靈師祠之興誠有非偶然者夫

祠以人與人以學聚學以大學之矩而大以中庸之脉而久以不悖

高皇之極而保則吾黨之游息講習於斯也可不慎歟此我師門諸大長者之同情非予不敏所能杜譔者因推言之以告後之君子是爲記

造受說 有小序

有造福者有受福者造而不受如日之升造與受等如日之中受而不造如日之沒余翁造福弘矣余爲此說贈其孫末寧併以諗世之能受而不能

造者

楊子曰以余觀人之貧富饒乏即毫釐圭撮皆出前定哉雖極拙毦不能損分內雖極貪狡不能益分外知其不可損不可益而營營之心擇取競奪之計可以寢矣乃有智者知其不可益也而受之以損約已裕人捐貲市義以爲損也卒不至損其不可損而隨以基益然則報施反覆固在所自處哉余所聞有歛西文義余翁者與長子訓起窶人而豐饒其里之東谿水漲溢爲涉者病里人議募橋以濟匠計四千緡

衆請余翁翁心許焉召子商之曰我故約幸積七千緡以其四濟涉如何子承翁意慨然對曰苟利於人即傾囊不惜矧餘其三哉翁喜諾請者是歲子出一緡遷即得四千緡厥後橋成雖費過當李未嘗動毋錢也翁自是好義益堅歲止存其毋凡獲息悉待義舉不言居積矣余又聞某氏者寠時夢爲公吏所逮曰汝逋稅二百七十斗驚而覺喜曰豈我後當有此糧數哉已而果富大市田宅至糧二百五十餘斗乃止憶夢中數不敢盈也忽有詣其獻產者其處膏腴

其素垂涎不能得大喜酬價夜計之恰符所夢數而某驗數日驚矣嗟夫佘翁七千緡某氏糧二百七十斗豈非前定哉使某而效佘翁之義雖極不貲所應得糧數自在也使佘翁而仍某氏之慳即無造橋之費豈遽贏四千緡哉觀此達人可以知所處矣然吾聞佘翁非獨造橋一事也平生擕義屋置義田具什器衣絮以給族之窮者而代營其婚嫁且立義塾以教之于惸獨鰥寡者振之如族人棺槨殍者度地二十五畝爲五百塚以瘞鄉人之無歸者有族人窶強

不受濟翁與楞蒲賭野佯輸數百文予之度費且盡又與决賭而又輸以予之翁之委曲濟人皆此類也所稱隱德非耶翁後以遐齡終子孫未有顯者翁之玄孫來雲常吉氏受學於予得聞大學之旨以明明德於天下爲已任孟孫云有德者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其在斯與余惟人生有志造福者百不得一有志向學者百千萬億中不得一以志學者報造福者何啻寵之以華膴也常吉勉旃任重道遠爲往聖繼絶學以顯厥祖所謂聿脩厥德孝思維則是在常吉

哉文義翁實啟之矣復說偈曰

誰造福者　誰受福者　能知其誰　絕學無爲

福本無福　造本無造　以是造福　是曰大造

大造無心　常與善人　人性皆善　豈翁獨存

事亡如存　在於錫類　孫子諦思　大孝不匱

諭試掾文

予署南吏部篆而有事於試掾謂考功吳君曰何其慎也吳君曰此朝廷用人一途也其高等將爲州縣佐次亦不失簿尉最下乃委吏抱關耳予嘆曰慎空

哉既退而思之古人有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濟此屬登途而往將不啻一命之受矣然以吾耳目所所睹記求其有濟於人者何寥寥也嘗其經營於未利雖一身不自愛何暇及物此豈其性與人殊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毋乃其平日所習者皆刑名法律之言而未聞爲人之說也予何愛於齒頰不爲此屬言之凡君子所以愛物者何也所以愛吾身也吾人一身原與物不相離者也如行則不離乎地坐則不離乎椅食則不離乎飯飲則不

離乎木臥則不離乎席如魚之於水如鳥之於林依
之則得生離之則失所也是故在家則不離乎父母
兄弟妻子吾必愛父母愛兄弟妻子然後爲愛吾身
在鄉則不離乎宗黨親友吾必愛宗黨親友然後爲
愛吾身又況於愛君之命而居民上其有事而求直
於我有寃而求庇於我有情而求白於我有屈而求
伸於我其目之所盼望耳之所傾聽心之所懇祈無
異赤子之於父母其形狀之可憐顧訴之可哀感動
乎吾中者亦何異父母之見其子也則吾此身之不

能離物者於此觀之益眞且切矣而吾不以愛物之心行於其間不彼之卹而惟利是視於是乎求直者反曲求脫者反縛求白者反黑求伸者反屈皆其所必至矣然此豈獨不愛物哉乃其所以不愛身者也何者愛者害之對也親者寃之反也既不愛之卽是害之既不親之卽是寃之其始之藏目以盼望我者今轉而疾視矣其始之側耳以傾聽我者今轉而說詛矣其始之委心以懇祈我者今轉而怨憾矣吾一身耳而當其疾視說詛怨憾之衆其何以戡是尚爲

愛其身乎又且吾目見其可憐之狀而絕無憐之之心則吾此目是生盲也吾耳聞其可哀之聲而絕無可哀之之意則吾此耳是生聾也目旣生盲耳又生聾是又得爲愛其身乎由此百姓流其怨謗上官廉其不肖形責加焉而覆命黜罰及焉而無歸非不幸也由吾久棄此身而無愛護之念其報必至於此也譬之魚棄水而上岸雖尚跳躍而其勢必枯鳥棄林而投羅雖尚翩翩而其勢必絕夫人之爲智靈於萬物豈不魚鳥若哉其設心以爲吾平生刻苦而得一

官者不早爲身家子孫計者愚又吾此官安能遠到
苟可以盈吾槖朝夕以之今不亟圖阿堵物而希慕
虛名者又愚嗚呼此屬知此之爲愚而不知已爲愚
之大也彼安知夫子孫之成立與否在賢不肖而不
在蓄積之多寡田產之腴瘠古人云賢而多財則損
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定理也古人又有言曰
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吾誠
思吾半生刻苦而得一官也何不藉之爲積德之地
乎又誠思吾此官未必遠到也何不乘之立長久之

計乎蓋天下有行之不待久遠而可以定計於百千年者陰德是也畎畝之夫單門之士無一命之藉其德不出於隣里宗族然能行之不懈其子孫必有富貴之報矧若乘命爵之貴以行其利濟之德者乎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夫臯陶之所以邁種德者惟其念念在種德而不舍也今有人若臯陶念念種德而不舍未有不獲報於天以昌厥後者也夫人之用智出此乃爲智之大者矣顧舍大智而出於大

愚者滔滔皆是則因其迷而惘覺如睡酣之人莫有喚醒之者耳不然縱無愛物之心亦當有愛身之心而何其顛倒若此哉夫不愛物者不愛身者也知愛身則自然愛物矣不愛身者不愛子孫者也知愛子孫則知愛身矣吾言若此至易至簡可知可行所謂爲人之說也能由吾言則身受賢人之名而子孫受陰德之報矣不能由吾言則身受不肖之名而子孫受多財之累矣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惟智人擇之

宋文丞相忠義傳序

臣死主之辱辱且死之矧於亡乎宋亡矣文信國之死宜也且死於未亡之前者趙昂發李芾諸人是也死於既亡之後若羅開禮謝枋得諸人是也等死耳而信國之名獨蓋於寰宇何也蓋公之忠不在於一死而在於匡扶社稷之志百折而不回而公之名則以其志折氣鬱愈鬱積則愈磅礴而五行之精感焉人稟五行之精藏其心故聞公之名如父母而莫知其所由然矣當是時淮南江東閩廣尚爲宋地其勢可以復興公以勤王入畫分境爲四鎮以廣西益湖

南閫長沙以廣東益江西閫隆興以福建益江東閫番陽以淮西益淮東閫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我地大力衆彼備多力分此轉弱爲強之策也朝議迂之出之平江迨元兵逼臨安始召入是時張世傑兵留臨安者尚五萬四方勤王兵尚三四十萬公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敵深入無固志鼓衆血戰必退退則淮師犄之閩廣再之閫可爲也此又因敗爲功之策也而沮於宜中旣而中遁而帝面縛矣及脫伯顏軍入眞州與

守將苗再成計策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於是指揮東諸將以通泰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攻楊子橋以楊州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瓜步既舉此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計矣公懽然定約以何李庭芝入關者之言疑公爲元睽再成殺公不忍殺而出之城外矣由是闊百險求二王立景炎開府南劍義兵景附入衛不果而敗於空阬於是帝昺立矣上疏自劾且求入衛而張世傑輩忌之徒游詞相拒天下事

至是遂不可爲此長恨歌所以志也凡公之所以謀國者皆生必存亾之至計而竟不得一效豈非天哉亾宋者天也而存宋者公也天之所廢公顧支之天之標雖不爲公移而公之誠亦不爲天制天豈不動哉數之所圍天固有所不能也公不顧夫數而惟理之盡其視君臣之義直超於天地形器之外不待國而無存不隨國而亾不恃身而生不隨身而必夫數不勝理久矣理者人之性也公之所以後天地凋三光而無盡然獨以其名立者此也是天之所不能者公固

能之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以其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公之謂矣公其聖之忠者歟吾邑顏侯結髮好讀公傳而病其紀載之未詳及覽他書率多異辭乃旁羅而曾稡之間以註釋論贊上下二卷名曰忠義傳侯曰一經傳忠義也歲一易稿前後十載十易稿始克成之然猶以不博自病也侯作傳時尚為博士弟子及蒞敝邑則五坡祠當邑之東百里而遙侯以事過祠下拜謁訪遺老磨碑碣徵故志暨前所未備以付剞劂公訖志吾惠精爽

存焉侯夙慕公而筮仕至此殆不偶然侯為政悃愊
惠愛用治行擢守陽山因徐生時可以請序於予予
惠人也讀傳至惠循之閒蓋不覺廢書而歎嗟夫趙
佗以龍川王南越惠亦用武之國也而不足為公之
一戚一旅何哉予生也後不及仗劍從公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　全章

孟子此章專爲不善養心者而發葢惟識心然後能養心不識心而養心則養之者正所以害之也孟子深哀之故發此論其中幾希二字是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來得其養失其養二句是從善養浩然之氣章來其文雖異其義實互相發此章以山木喻人心人本無心因物而有心中庸以喜怒哀樂言心此章括以好惡二字葢七情不出於好惡也自其好惡之槪然萌動者謂之仁自其好惡之截然合

宜者謂之義仁義自然不由造作謂之良人心本良猶山木之本美這個良處純是天機更着些少人力不得奈何世間人百般斵喪此心不止爲利爲名亦有着於意見知識者眞猶斧斤之於山木旦旦而伐之本良者失其良本美者失其美矣及至日夜之所息無所作爲而良心復露似那山木萌蘖復生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人情便是天理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豈容人作僞乎吾人之心必合於人之好惡始眞如桃本必生出桃葉始爲桃之萌蘖李本必生出

李葉始爲李之萌蘖也幾希者微少之名亞所謂道心惟微又所謂德輶如毛也此是良心最輕妙處越着些少人力不得奈何無人與他喚醒不是輕忽了這幾希便是反疑這幾希輕忽者照前縛於情欲疑者隨後亦以意識是以將此幾希之良梏梏使不得活動以至於亾其好惡遂與人遠矣既與人相遠謂非禽獸而何而豈人性固然哉大抵皆不得其養故也非獨舍之而不求者不得其養雖有欲養之心者不知所以養亦同歸於不得也故得其養則無物不

長失其養則無物不消也況人心乎然人多不得其養者何也由於不識心也心者神明不測者也觀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庶乎識心之不測矣即此不測之體何但世上一切名利重濁之物不可涵污即世上一切玄妙意識亦何得點着一毫識此不測之體者是謂識心依此不測之體若是謂得養伐乎此者謂之斧斤牿乎此者謂之牛羊學者觀此可以知養心得失之故矣嘗觀人之異於禽獸一章取宗於大舜之由仁義行非行仁

義蓋由仁義行則得其養行仁義則失其養也養氣一章敢求於告子之外義宋人之助長蓋集義則得其養外義助長則失其養也學者合而觀之庶乎得養心之道矣大抵人心本良便從良處養幾希本與人相近便從相近處養卽無不得者良易直也吾人應感之間不若思量率性而出何等易直卽此便推之四海而皆準施之後世無朝夕又何近也近者必良良者必近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王道本乎人情而遠人以爲道者害矣

或問放其良心猶斧斤之於木先生云不止爲利爲名亦有着於意見知識者何也曰伐心之道多端非一言所能盡有庸衆人之斧斤有士君子之斧斤庸衆人之斧斤則名利是已士君子之斧斤則意見知識是已名利之斧斤粗而易見意見知識之斧斤細而難知名之斧斤比利巳細比意見知識尚其粗者也粗而易見者或爲刑罰之所攝或爲月旦之所非足以害已而不至害人惟其細而難知者如楊墨之仁義告子之外義其斧斤雖細而其害則大矣故墨

氏之兼愛至於無父楊氏之爲我至於無君告子之外義至於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此等斧斤雖鄧林之木且盡爲所伐而無遺種孟子所以深慮而力防之也觀其以楊墨爲禽獸則此章違禽獸不遠正指楊墨輩而言楊墨之伐心正在意見知識而不在名利而利名兩斧正學者所當屏棄者即此屏棄亦當屏棄何也人心之良最爲輕妙一着便是伐故粗斧斤方離細斧斤又入我輩自當明眼愼之愼之問者釋然

道院會記

歲在丁酉八月十有八日敬菴許公祖與予會同志於

神樂道院時在位者十有餘人衣冠之士百有餘人布衣之士數十人童蒙之士亦且十人羽士下逮輿臺俱各圍繞聽說諸有問者隨各酬答已最後有舉人心道心問者敬菴公祖慨世俗昏迷名利之場罔識身心之實情同亞聖指雞犬以興哀意如陸丈援義利以發論乃言曰嗚呼今日之會何為也哉為諸

公應舉而來行且顧列賢書有國家生民之責故爲此　日之會以定百年之志夫生民之理亂繫人才之賢否人才之賢否繫志念之邪正世俗之人紛紛擾擾無非爲聲色貨利爭榮競顯以供其所欲以遺其子孫然以予目中所見如此而喪名檢敗其身而累其後人者不可勝數矣諸公寧不見乎是皆始於辨之不早也願諸公從今日猛然立志毋與俗同見賢思齊見不賢而自省口誦聖人之言反觀身之所行想古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是發於形氣之私

道心是原於性命之正便當反而求之吾之此舉是從形氣發念乎即人心也而烏可聽其發以入於危是從性命發念乎即道心也又烏可不擴充之以使之若如此之類事事反觀乃爲身心之實學不然只管辨析名義如何爲人心如何爲道心雖說得玄妙清新可聽可喜於其人竟何分毫受用哉願諸公從此立志一時之顯晦不可期終身之趨向不可不決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公說此時忠誠之心達於面目辭氣充溢精彩煥發同志之士無不竦聽予不佞

相對之餘嘆服自深恨是時不遂札而記也夜歸篝燈欲書十不得一然大指如此矣嘗讀白鹿洞書院志有陸象山先生講君子喻義章云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時聽之有泣下者朱晦菴先生稱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於今上下幾五百年矣乃復見我敬菴公祖發之此豈偶然先是予不佞因鄉試命題孟子苟得其養四句有感而著此章全說內云世人百般斲喪此心不止爲利爲名亦有著於意見知識者蓋爲利爲名者或爲刑罰之所攝或

爲月旦之所非其害猶細惟著於意見知識者如楊墨之仁義遂至無父無君而禽獸矣則不佞所以待名利之徒者若薄矣而語氣若寬之者故我公祖特爲提醒也如剴切其發深其思密其用心也仁其引我以所不及也徹實我諸同志之幸也又予不佞之大幸也不可以不記也故書

德[illegible]許孚遠評

德清許孚遠述

歸善楊起元評

神樂觀會講贅述

萬曆丁酉秋八月十八日余與楊復所少宗伯大會諸同志於神樂觀之會食堂宗伯公出牛山之木講義一篇見示大要在識心而後能養心余誦之起謂有友因究操存舍亾之說宗伯云某於此尚不能無疑以爲人心有存亾出入乎則反之似不合體以爲無操舍存亾乎則聖訓何故云然覩不恭掌科云某意操則存四句總是形容心之神明而不可測所謂學須識心者是也余日往見王龍

溪先生論操心如操舟相似左右順逆旋轉如意方名操舟可謂善喻元來操非硬定把執然須能（白沙先生亦云得此欛柄入手一齊收拾）柄常在於手舟不可以無舵心不可以無主畢竟是操之而存舍之而亡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數語最盡程子亦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此聖學眞正血脈也吾儕學者多患此心茫蕩未知收拾須言操存若已知操存則勿正勿忘勿助又在自家消息識心在此養心在此宗伯稱善一友問陳白沙先生有云人心即是人欲道

心卽是天理王文成先生云此語雖未瑩而意却
是好人心道心天理人欲其究如何一友應之曰
人無二心人心之安處便是道心道心之危處便
是人心余曰此語似矣而未精也人有形氣便含
虛靈而爲心其動於形氣而危者是人其反於虛
靈而微者是道危微之際天人分焉若謂道心有
危處道心無危也聖賢之學要在人心上復其所
爲道心而已危微之幾毫髮不爽斯謂精常復於
微而不淪於危斯謂一存天理而遏人欲卽本虞

廷危微精一之旨而來何同異分疏耶語間宗伯
四子從其塾師甯生與甯生之子至會宗伯命諸
子揖即命前立歌鹿鳴之詩長者唱少者和天眞
融融不知其爲貴介公子也又不知諸子之中有
寒生也座中諸友亦歌詩和之於是宗伯命飫飯
已復坐有友起而問曰某志學有日矣而未得眞
種子請問余曰適間所謂道心與孟子所謂仁義
之良心者非眞種子耶無良心則非人誰無眞種
子在其所患於旦旦之伐旦晝之牿亾耳或蔽於聲

色或沒於貨利或馳逐於功名種種不同喪心則一然而眞種子未嘗不存且看日夜之所息一語塵緣息處卽是良心生機保養擴充存乎其人而已此友又問某於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自謂也打得過但有情欲未斷奈何余曰此亦學者通病孟子充類之說最好人於情欲固未易斷絕若充得無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潔潔淨淨豈容情欲得肆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只是不愧於屋漏方得各各反思非言說所及也宗伯趙之

諸友復賡歌默坐余申之曰今日宗伯與不肖涓諸公大會諸友於此爲何諸友爲大比而來者要取科名却又來聽講學何故先儒不云乎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盡語之一字一派非耶]其實富貴無常有利亦有害且看世間[此下誤論[illegible]]拖金曳紫高爵厚祿之人一念不謹而喪身敗名貽笑天下者不可勝數也舜與蹠之分只在利善之間惠迪則吉從逆則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天道人事應若形響吾儕可不愼乎功名雖非富

皆實之此然但有喜功立名之心便爲造物所忌便

有禍機所伏此學者立志必以道德爲歸非仁無

若非義無由須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爲之意以此刑家以此善俗以此致君澤民法

天下而傳後世

朝廷得此爲眞正人才士大夫得此爲眞正朋友

吾儕所以相求相勉者實唯在是若此志不定而

徒談玄說徵名爲講學吾不知之矣如宗伯講義

要人識心非但欲拔於利欲之途直欲脫於意見

之障令人當下即識本體其意至深諸友未易以口耳承接且看宗伯公倡爲此會何等眞切何等廣大諸郎來會使執童子之禮甯生寒儒子也與諸公子齒列而無少崖異絶無彼此人我形迹教行於家庭朋友之閒此是眞能識心養心徵驗諸友能得之言意之表乎衆咸起而謝曰唯唯是日欣欣一堂有論無辨精神悚惕意氣融和誠百年嘉會也夜歸宗伯公即紀其大旨以示同 心其末詳書余復爲贅述如此云

到此仁宿可掬

證學編三終